



龙人作品集·奇门异士系列

正邪天下

龍人 著

貳拾肆

龙人著

正邪天下

卷二十四

奇门异士系列

天下篇

人 物 介 绍

范离憎： 绝世战魔范书之子，以武帝所遗留的“远离憎恨”之词所命名的少年，因资质天生，被四十年前的绝世剑客幽求所看中，为收他为徒，竟手刃“其母”，使其心怀憎恨，然而他虽为绝世剑才，却因其父在江湖中的恶名，为他的一生定下了不可磨灭的……

牧野栖： 被视为江湖神话的一代高手牧野静风之子，自幼因家遭突变，被轩辕神族所遗留的四大武脉之一中的“天儒”一脉收为弟子，因其亲眼目睹家中变故，故此在心底产生憎恨世界之念，同时又因身怀战族血脉，而使他变得正邪无常。

白 辰： 江南白家被灭族后，仅存于世的幼子，寄身于以战闻名的风宫之中，为报家仇，自幼装疯卖傻，后因绝世奇缘，创下了流传千古的丐帮基业，被

世人称为一代丐祖。

幽求：一个四十年前曾将“洛阳剑会”数百剑客屠于一刹之间的绝世剑客，同时也因他天生所具的绝世战意，在风宫动乱时竟被其父毁去十指，让其终身不能习剑，然而其却剑意不灭，竟在数十年后身怀天下间独一无二的“无指剑法”与“以腿御剑”出现江湖。

天师和尚：世外奇人，悟天之徒，因杀孽奇重，被其师逐出师门，从此游荡江湖，视天下能者为师，为返师门，以渡恶行慈为生。

牧野静风：一位曾轰动江湖的少年，却因天生战族血脉，竟被卷入风宫的争位之中，在风宫二老的“寒炎归一”一击之下，因娇妻惨死，悲痛之下，启动“逆天大法”而导致天地间浊气入体，牵动血液中隐藏的绝世战意，神智不清，神魔难分，成为了一代旷古战魔。

血火老怪：风宫之仆，其人忠心耿耿，身怀“血火三味”武学，霸道绝伦，为寻找风宫的正统血脉，数十年间踏遍天下间三山五岳，也是导致牧野静

风再踏足江湖之人。

卜瞎子：数百年前天下四刀中的圣刀一脉传人，其卜算之法、阴阳八卦之能已达到宗师境界，故江湖人称“万无一失”。

麻 嫂：原名水红袖，为抚养范书之子成才，自毁其容，隐藏于山间小镇，在牧野静风与绝世剑客幽求之战时，因心中所爱，为救牧野静风竟以身化剑，使出了范书所遗留的霸天剑式，死于幽求剑下。

寒 掠：风宫四老之一，在数十年前风宫内乱之时，归隐江湖，牧野静风的杀妻仇人。

炎 越：风宫四老之一，寒掠的同门师兄，与寒掠共创的“寒炎归一”武学可谓天下无敌。

禹 诗：风宫四老之首，其人智慧无穷，阴险狡诈，其排下“五星逆行，万心归魔”之法，将牧野静风体内的战族血液复苏。

天 儒：一个统领黑白两道无数高手的隐世奇人，其所统治十里长街“黑白道”，被天下正邪两道人物视为“死亡之境”。

悟 天：一位终身观察星象变化的旷世高手，为救世间之

乱，重现江湖，将范离憎带入无天剑道之人。

屈小雨：一位貌似牧野静风之妻的女子，在“笛风客栈”之时巧用“死亡大道”所遗留各大杀手的异能，救出了牧野静风之子。

王世隐：青城派的现任掌门，因被幽求挟迫进入“试剑林”，作为范离憎的试剑之人，而惨遭断臂之灾，从而怀恨于心。

戴无谓：一位绝世隐者，师门不明，武学不明，却在与幽求决战之时使出了与一代武帝祖诰的“空寂大法”相似的旷古绝学，从此名震天下。

痴愚禅师：武林七圣之一的“苦心大师”师侄，当代少林掌门，因风宫复出，被天下群雄推举为“正盟”盟主。

第一章 惊世魔计

阿雪见母亲突然出手杀了袁道，竟丝毫没有惊愕之色！

段眉道：“阿雪，你也看出了他的用意？”

阿雪道：“虽然我不知其用意，但却知道他绝非善意！”

段眉道：“不愧是我的女儿！嘿嘿，牧野静风也太低估我了，若是他真的以为刀诀是真的，岂不早已杀了我们灭口？又何必多费心思，派众多属下看守？风官势力遍布天下，我们此刻离他们不过二十余里，他们怎么可能迟迟追寻不到我们？牧野静风想借杜柏的人头，骗取真正的刀诀，真是痴心妄想！”

阿雪道：“方才娘说牧野静风得到假刀诀后，必有厄运，此言是真是假？”

段眉得意地道：“当然是真的！这是范大哥十五年前布下的一步棋，今日终于派上用场了！”

这些年来，阿雪常听段眉提到“范大哥”，自然知

道她所说的“范大哥”就是范书。

段眉忽然道：“附近一带，外人是否真的不能暗中接近？”

阿雪看了看四周，道：“袁道此言倒是不假，除非有人未卜先知，先隐在身后山上偷听我们母女说话！”

段眉“嗯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当年范大哥与牧野静风之争，你也是知道的。如果不是败给牧野静风，范大哥一定已娶我为妻，这是范大哥亲口答应的！”

她那苍老的脸上忽然有了异样的神采！

她继续道：“谁都以为范大哥在与牧野静风最后一战前，一直未在霸天城出现过，甚至从未在江湖中出现过！世人却不知，在决战之夜的前一天，他已来到霸天城，并且与我相见！”

阿雪吃惊地道：“那时娘不是尚在狱中吗？”

“娘的确是在狱中，范大哥进入霸天城，谁也没有惊动，他当时的武功已极为高明，而且对城内格局了若指掌，他所利用的通道，也是不为外人所知的，那里曾是我与范大哥留下无数温情的地方！后来，范大哥虽然迫于无奈将我关入牢中，但暗中却将那条地下通道延伸至我所在牢狱中，但这条通道尚没来得及利用，范大哥就因为牧野静风之故，被迫离开霸天城，隐匿于外人不

知的地方，苦练霸天刀式与霸天剑式！在决战前夜，这条通道终于起作用了！他由地下通道而入，与我相见！”

阿雪道：“他为什么要选择决战前夜与娘相见？莫非……莫非他自己也觉得与牧野静风一战，可能会败？”

“住口！”段眉喝斥道：“范大哥一向自信，他来见我，只是为了告诉我一件事，他说决战之夜，就是那妖女临产之时，范大哥说他霸天一刀与霸天一剑已经练成，牧野静风必败无疑，一旦牧野静风战败，而他一直希望得到的儿子出生，那么他就会休了那女人，娶我为妻，那妖女面容已毁，怎配做城主夫人？”

段眉的神情忽喜忽怒，显然已深深沉浸到对往事的回忆之中！

阿雪道：“在牢狱中说话，岂不是会被外人察觉？”

段眉道：“我们是用手谈的，他在我掌心一个字一个字地写，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辨别……”她的声音虽然依旧低哑，但却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幸福，此刻虽是月淡星稀，但阿雪却明显地感受到娘本已苍老丑陋的脸容忽然变得生动、柔和，甚至美丽！

阿雪心中不由升腾起一种奇异的感觉！

她明白这一切，全是因为娘对“范大哥”刻骨铭心的爱所致，难道情爱真的有如此惊人的力量，甚至使人在数年、十几年之后，还能感受到它的存在？

段眉显然不愿让这种幸福的叙说中断，她继续道：

“也就在那一夜，范大哥将霸天刀诀交给了我，刀诀一真一假，他要我将两份都好好保藏，将来必有用途，同时，他还要我依照刀诀暗自揣摩修炼刀法……”

阿雪再次打断她的话，惊诧地道：“牢狱中暗无天日，如何能看得清刀诀？”

段眉轻轻一笑，道：“如果这一点事情都办不好，范大哥又怎么能成为霸天城主？又怎能被人称作武林的后起之秀？他只需以指力在地上划下字迹即可，他人又怎会留意到这一点？”

阿雪暗叫一声惭愧。

段眉接着道：“范大哥再三叮嘱，让我万万不可看假刀诀，因为假刀诀内其实暗含另一武学奇术‘惊心诀’的精髓，越是悟力超群之人，看到此假刀诀后，危险就越大，因为他会被这似是而非的刀诀吸引，最后，极可能看出其中暗藏武功心法，这种武功心法就是由‘惊心诀’变化而来，虽不如‘惊心诀’那么可怕，但

当一个人在百般苦思刀法之时，突然见到此种内功心法时，也会吃大亏！”

阿雪似懂非懂。

她又如何知道当年连武帝祖诰也在“惊心诀”上吃了大亏，以至于被范书所暗害？

原来，当年范书利用“惊心诀”成功地使武帝祖诰真气逆岔后，对此内功心法大感兴趣，为了稳妥起见，他让一个丝毫不懂武学的人将此“惊心诀”再翻抄一部，方把原本还给素女门掌门人秦楼，秦楼料定范书生性谨慎，绝不敢翻看“惊心诀”，却不曾料到范书会有这么一招。

与牧野静风决战在即，范书虽然有足够的信心，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仍要思及后着，这一次，他又找来不懂武学之人，将“霸天刀诀”与“惊心诀”融作一处，但这种融合，只是如同做文字游戏，将霸天刀式的刀诀隐去一部分，然后把“惊心诀”的内容嵌入一部分，其方式与大侠谷风在“有情剑”上留下“有情剑诀”是颇为相似的——从这一点上说，一古一今，一正一邪，二者之间倒有相通之处！

范书希望万一他落败了，假的霸天刀诀会落在牧野静风手中，那样也许可以给牧野静风一个出奇不意的打

击！

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，竟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向后延伸了十五年！

却不知范书的一番煞费心机，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？

段眉忽然轻叹一声，道：“范大哥嘱咐我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若他败了，我需替他寻找一个人！”

阿雪道：“娘找到了这个人吗？”

段眉脸上闪过复仇之色，她沉默了良久，方道：“找到了……”

阿雪道：“这个人是谁？”

段眉忽然闪烁其辞地道：“终有一天，你会知道的——我不知道答应范大哥去寻找此人，究竟是对是错，但当时我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”

说到这儿，她指了指地上的尸体，道：“阿雪，将此尸藏好，以免被风官中人过早发现！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速速离去为好！”

阿雪匆匆隐埋了袁道的尸体，就领着段眉向东而去，她们母女二人早已有惊人的默契，段眉在阿雪的帮助下，竟能毫无阻碍地全力奔走！

距离她们一里左右的地方，有数人影伏于一个略略

凸起的山坡后，向她们这边遥望。

一人竭力压低声音道：“为何只有两个人影？”

“看真切了吗？”另一人同样低声道。

“的确如此！自离开山脚下后，一直只有两个人影，向东而去！却不知袁道在不在其中？”

“绝对不可能在，若是发生变故，袁道一定会将剩下的那人带回来，惟一的解释就是袁道已遭到了不测！快鸣号传警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敢抗命？”

凄厉的号角声立时划破寂静的夜空，在荒野中显得格外苍凉！

很快，北、西、南三个方向相继有火光亮起，星星点点，达数十处之多！

北向火光率先向东侧疾速射去，急促的马蹄声将黑夜的宁静踏个粉碎！

紧接着南、西两方的火光亦向东向包抄过来，马蹄声更为密集！

数十个火把分作三拨，从三个方向标射而出，如同三条火龙在荒野中疾飞！

很快，三条火龙汇作一处，又迅速呈扇形散开，向

段眉、阿雪那边席卷过去！

马蹄翻飞，虽是在茫茫黑夜中，但马上骑士却是稳如磐石，显然可见他们皆是一流骑士！

他们绝不会放走段眉、阿雪！

这是牧野静风的死令：一旦计划被段眉识破，就立即将她们重新捉拿回风官！

或者——格杀！

牧野静风下达此令，本以为并不会派上用场，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顺利！

转瞬间，众骑已奔出二里开外，前面出现了一条宽而浅的河湾。

深不过一尺，却有四五丈宽！

数十匹快马如旋风般卷至河边！

蓦地，跑在最前面的战马突然莫名受惊，一声长嘶，猛地人立而起！

马上骑士骑术极为精湛，夹腿沉身，一勒一松，受惊的马已被压住！

但此时其他数十匹战马像是受到传染一般，齐声长嘶，人立而起，先后止步不前！

愤怒之时，众骑士蓦然发现河对岸站着一个人！

一个身着白色衣衫的人！

相距四丈，众人无法看清对方的容貌，但可以依稀辨出这是一个年轻人。

虽然只有一人立于对岸，但风官属众却隐隐感觉到来自对岸的威势与压力！

难道，这竟是由一个年轻人身上散发出来的？

难道，让数十匹久经沙场的战马止足不前的，就是这个年轻人的气势？

也许，不应说只有一人，因为他手中还有一柄剑。

剑在鞘中，剑鞘横握左手。

众骑士被对方的凌然气势激怒了，他们是风官中人，风官经历了太多的胜利与一往无前，他们已习惯了看他人的惊惧之色，又怎能忍受一个年轻的剑客独自面对数十风官铁骑时，还如此从容不迫？

为首一名骑士大声喝道：“小子，可曾发现一老一小两个女人？”

当然，他们真正的用意并不在于打探段眉母女的去向，他们相信段眉被捉拿回来只是迟早的事！

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激怒对面的年轻人。

对面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：“他们问了我同样的问题，结果他们死了！”

他手中的剑，斜斜指向地面。

众人这才发现年轻人的脚下赫然有四具尸体！

不用说，这定是风官派出的一直紧紧尾随段眉三人的四个人，他们极擅追踪术，即使在这样一望无垠的荒野中，他们也能奇迹般地接近目标！

但如今他们却无声无息地躺在河对岸！

那年轻人又道：“奉劝诸位莫再追赶，就此折返，还能保全一命！其实，就算追上了她们母女二人，你们也留不住她们，因为她们的修为连你们也对付不了！”

一声暴喝：“敢包庇风官要追拿的人，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死！”

“死”字甫出，一匹战骑已疾驰而出，马蹄踏得河水飞溅，转瞬间，已如旋风般刮至对岸，一杆长枪蓦然破空而出，挟凌厉劲风，向年轻疾刺而去！

“当”地一声响，随即便见一杆长枪倏然飞起，直入高空，然后长射而下！

“噗”地一声，长枪深没土中！

也就在此时，马上骑士的身躯已如朽木般仆倒于马背上，马匹受惊，飞驰而去，连同骑士尸体一起消失于夜色中！

众人心中惧意一闪即逝，毕竟他们仍有数十人之多！

数十人眼见对方剑法超卓，当下心念一致，齐齐催力，向对岸杀去！

一弯河水，刹那间已是支离破碎，浪花四溅，煞是壮观！

未至对岸，弓弦声响起，数十支箭矢漫天而出，密如骤雨，向对岸倾洒过去，箭矢破空之声，尖锐如啸！

风宫神风营之人久经拼杀，配合默契，几致心念如一！

年轻人轻声冷笑，剑未出鞘，已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一圈一送，拨送之间，数十支箭已不可思议地反射而回，其速更疾！

姿势手法之优美，难以言喻！

箭快如惊电，而双方距离本就在飞速接近，箭矢反射而回时，众骑士大惊之下，已根本无法闪避！

闷哼声中，已有七八人滚下马去！

而这时双方已正面相对，近在咫尺！

几杆长枪几乎不分先后地向年轻人当胸扎去！

年轻人身形倏闪，姿势极为优雅地向前跨进两步，竟闪过了如网长枪，迅速贴近对手！

血箭标射，血雾弥漫，长剑过处，已有几只断腕连同手中长枪，一同坠地！